

自 決 旬 刊

第一卷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定價每大期洋二分

半年洋三角

全年洋五角

(郵費在內)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北平通訊處

▲代售處▼
北平 各大書店
各大學號房
天津 法界廿四號
佩文齋
上海各大書局

論 文

在抗日運動中對中國共產黨之批判

克靈

——中共對中日事變觀察之錯誤——由觀察錯誤所形成之行動——行動錯誤對革命前途之影響——今後應走的方向——

(一) 中共對中日事變觀察之錯誤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國的民衆以及全世界的民衆，都捲入在驚異與狂熱的狀態中，本來，處在這一帝國主義快要崩解的時期，處在這一空前的偉大的新時代快要降生的時期，一切的矛盾的對立，都尖銳化了；暴亂，傾軋，明爭，暗鬥，時時刻刻，在各個階級，各個對立的個體中不斷的進行着。所以，人們的神經，被這樣的狀態，刺激得特別緊張，結果是近於衰弱了。所以，當着這件驚人的事

變發生以後，一般的觀察者，便不免由於神經衰弱的原故，而得出些浮誇的幻影！這幻影在中國出現的便是胡愈之與雲仲雲的日美抗英論及中國共產黨的列強反俄論。

本 期 目 錄

- 一，在抗日運動中對中國共產黨之批判……克靈
- 二，在抗日運動中對中國國民黨各派（第三黨在內）之批判……鐵拳
- 三，在抗日運動中對國家主義派之批判……瑞夫
- 四，上海事件與國內政爭之關係……（續完）……白蚩
- 五，流浪底悲哀……（續）……特
- 六，讀者來信……靈初

胡愈之與雲仲雲的日美抗英論，非本文的範圍，暫不批駁。惟執行中國革命義務的共產黨，他的錯誤的認識，將影響於中國甚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我們不能不批判與糾正。

日本這次以武力佔據東北，以及進擾平津與上海，誰都知道是根源於他的數十年來無時或忘的積極對華政策。在日俄之戰未發生以前，他的當前的敵人是帝俄，在世界大戰以後，他的當前的敵人便是召集華府會議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保全中國領土之完整」的條約來脅制日本的美帝國主義者。他認美帝國主義者為其理想中的敵人，這又是歐戰以後無時或忘的唯一的志願。這些事，從每次軍縮會議的爭論，以及他的海軍的建造與佈置都能代為說明。他從前隱忍而不敢動者，是羽毛未豐，力有所不及，希望在國內尚能苟安的狀態之下延長下去。但是，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他的敵人金元王國美帝國主義者利用了蔣介石的弱點，自願充當王金龍以後，於是不斷的接濟他的槍械與金元，一面把國內的各個反對他的軍事勢力都打倒了，一面為着取媚於他的恩客及保證願意充當金融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忠實經紀人起見，便屠殺中國的革命民衆及驅逐美帝國主義者的敵人蘇聯於黑龍江以外；這樣一來，不但美帝國主義者的金元支配了中國內部，而且直接伸展到日帝國主義者認爲是其勢力範圍的滿蒙，漸有奪取他的生命線的危險。於是，自一九二八年以後，日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便是趨於慢性的衰萎的危境。日帝國主義者為着挽救他的沒落的命運，便不能不努力打破這一個遠東的均勢。適當現時，歐洲列強的經濟恐慌也達極點，英法，英美，美法的對立也漸趨尖銳化，於是日本便乘此時機，由經濟競爭的失敗而轉變為武力的佔據。這分明是對美帝國主義者表示決鬥的行爲。所以聰明的美帝國主義者新聞記者，早就向美政府提出了警告：

「我們着手了戰鬥的準備沒有？」

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着全世界的面前，當着被愚昧民衆認爲神聖的「保障中國領土完整」的條約的面前，要公然佔領東北，當然不能不使用一點外交手腕，不能不向這幾個最有權威，能夠左右國際形勢的列強勾結或者取得諒解。雖然大家都是強盜，但有時他可以成爲馬僧。於是在盜劫之前，便不能不在羣盜會議之所的國際聯盟疏通一下，或者許以其他的權利，日本暗中藉以疏通的口號便是佔據東北以便進攻共同的敵人蘇聯，這個日本暗地裏用以欺騙各帝國主義者的口號傳到了共產黨的耳中，於是共產黨便手忙腳亂，大吹大喊，認爲日本聯會各帝國主義者要進攻工人的祖國蘇俄了。這聲音也許是神經衰弱的史塔林聽到了便信以爲真，指示着傳布到中國來的。這些沒有大腦的中國共產黨，聽了這位神經衰弱的人的話，便又在開始「盲動」！

我們爲什麼相信日帝國主義者不願充當進攻蘇俄的先鋒隊吧？這是很明顯的，進攻蘇俄於他毫無利益，而且蘇俄事實上並不是當前競爭的敵人。他目前很迫切地需要的是廣大殖民地的與太平洋的霸權，不單是恢復他在中國原有的經濟地位。

在表面上，日本似乎曾組織一些白俄，接濟他們的軍火，以擾亂蘇俄的邊境，但這是敷衍各帝國主義者的官樣文章，現在各帝國主義者都已看出了他的居心所在，他這樣的官樣文章，經過了蘇俄加拉罕的詰責以後，現在也不做了。

(二) 由觀察錯誤所形成之行動

沒有大腦的中國共產黨，由於上面所說的觀察的錯誤——

——認爲日本佔據東北是進攻蘇俄，於是便不能不在中國各處發動，以牽制各帝國主義者的實力，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給予一個猛烈的打擊。因爲，在機械唯物論的共產黨幹部派看來，現在整個的世界裏，只有兩個對立的東西，一方面是蘇俄，一方面便是帝國主義者。中國當然是被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支配着，當然是帝國主義者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國這時暴動，當然是直接予帝國主義者一個打擊；奪取國民黨的政權，就等於奪取帝國主義者的政權。同時，共產黨又認爲在現代的世界上，對立的只有兩個階級，一方面就是資產階級，一方面就是無產階級，在日下的中國，也只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再沒有別的。

由於共產黨是這樣機械般的認識，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江西各地的共產黨以及紅軍都在積極的活動，同時又聽到乘此時機奪取湘鄂贛三省地盤的消息，一方面又在各處的羣衆運動中，直接提出階級鬥爭的口號來。

假若這種行動，仍然是承繼着中國共產黨底偏狹的冒險政策，那我們認爲撤換李立三是無意義的。因爲這分明又在作「軍事冒險」，分明步「李立三路線」的後程。這個，在今天的反日運動中實行起來，給予中國革命的損失，將比另何時期要重大！

如果是真正由於觀察的錯誤，那麼由這錯誤的觀察，在這嚴重時期所發生的錯誤行動，影響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更形重大！

這個，我們在下一段就要說到。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托派。

托派同樣的認爲是各帝國主義者進攻蘇俄。於是乘此時機又提出了他們的「現世實」「開國民會議」。因爲托派認爲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用不着武裝暴動來消滅「封建殘餘」的勢力，只須藉着各地工人無產階級起來作議會鬥爭就可以奪取政權。這個，無疑的要取消中國的革命，結果終成爲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況且，處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之下，他所需要的國民會議能否召集是很成問題的。同時，在這樣一個嚴重時期，提這樣的一個口號，夠多麼無力。這個不但無濟於事，而且徒予統治階級一種顧慮。因爲他們沒有武裝的工具，同時也不想有武裝的準備，所以對於認爲帝國主義者進攻無產階級的祖國——蘇俄，只能提一個這樣的口號來援助。

(三) 行動錯誤對革命前途之影響

在第一段裏邊所談到的，是我們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進佔東北的目的，是直接想分割中國這塊尚未分割的半殖民地，間接向美帝國主義者示威，表示決鬥的行爲，以便獨吞中國，稱霸太平洋。這分明是表示着各帝國主義者爲分割殖民地，將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兆，而中國以及其他各國的革命，就將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而完成。

假若在這一個嚴重的時期中，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之下，如中國共產黨由於觀察錯誤而產生在的盲動。這個由帝國主義者安排好了的機緣便要完全消滅！

這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共產黨在大戰未發生以前，真的奪取了湘鄂贛三省，那英美帝國主義者馬上便移轉他對於日帝國主義者的視線而集中到中國共產黨身上來，同時對日

本所引起的憤怒馬上也要因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而消滅，美帝國主義者爲着保全他在中國的金融勢力與減少一個社會主義國的勁敵起見，他一定要轉變壓迫日本的目的而壓迫中國共產黨。十七年的革命的慘敗便是一個明證。歐戰後列強出兵圍攻蘇俄更是一個明證！中國這一點點紅軍，這一點羽毛未豐的革命勢力，真值不得帝國主義者的一擊。何況他還有執行剿匪專責的忠實經紀人呢？這樣一來，中國的革命勢力又將淪於萬劫不復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看來，各帝國主義者本無進攻蘇俄的決心，中國共產黨使捕風捉影的以援助蘇俄爲名而擾亂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破壞他們的生命線，這樣一來，各帝國主義者到反有進攻蘇俄的迫切的需要。這無異於促成各帝國主義者暫時的消滅自己的尖銳的對立，而真的轉變爲反蘇俄的聯合戰線。這個，在今天，於蘇俄是毫無利益，於中國共產黨更無利益。

在又一方面看來，要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惟有督促政府同日宣戰，而果共產黨乘此時機在各地暴動起來，甚至於奪取武漢，那統治階級馬上感覺到他的危險，統治階級爲着首先穩固他自己的生存起見，馬上對日屈服，而移轉他的軍隊重新剿匪，同時，他們便救援於他們的爸爸——帝國主義者。法國巴黎革命的失敗，便又是一個歷史上的例證！統治階級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警語，「對外與對內并重。」你們聽見了嗎？

在又一方面看來，當此全國民衆被民族思潮熱烈地燃燒着的時候——我們認爲民族革命是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應有

的階段——民族意識早已克服了階級意識，在大家一致抗日，興味正濃的開始，不管共產黨的願音怎樣高，口號叫得怎樣響，「階級革命」這句話，一定會招惹着廣大羣衆的厭惡。如果共產黨違反着大衆的意向而不知運用，直接在湘鄂贛一帶暴動起來，使統治階級有所藉口而對日妥協，屈服，那全國民衆鬱積在胸中的憤火便要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發洩。因爲今天全國民衆已有這樣的感覺，如果那一個反對對日作戰，或者牽制了對日的戰線便是全國民衆的公敵，如果這樣一來，共產黨不但沒有取得廣大羣衆的信仰，而且要被廣大的羣衆深惡痛恨！馬克司主義這塊金子招牌便被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民衆而前斷送了！

沒有大腦的中國共產黨，如果在這一個嚴重的時期中還不覺悟，依然閉着眼睛讓人牽着鼻子走，依然步着李立三的後程，實行所謂「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那麼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應負全責！

最後，我希望中國共產黨應學列寧在歐戰時所取的態度！

(四) 今後應走的方向

在四五十年前就已經發動而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的中國革命，我們現在認爲距真正降生的時期是不遠了。我們所看到的在表面上雖然並沒有社會革命的高潮，只有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高潮，但這社會革命的機緣與潛力，却已蘊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之中，只要這半殖民地未經完全而時時刻刻有爆發的必然性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潛力消散了，這表面的皮殼腐爛了以後，自然生長出來的就是社會革命，這是辯

證唯物論的歷史過程應有的階段，我們在今天依據辯證唯物史觀，順着這歷史的自然法則應該做的事，是努力催促這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潛力早發散，這表面的皮殼早日腐爛，這種民族意識的潛力與民主革命的皮殼漸漸消散與腐爛，便是社會主義革命漸漸澎湃與完成的時期；這種應該要他發散的民族意識的潛力與應該讓他早日腐爛的民主革命的外殼而不使他發散與腐爛，那麼階級意識以及社會革命的形態始終無法實現。

中國共產黨口裏常常嚷馬克司主義，時時談辯證唯物史觀，而始終沒有理解，始終是機械地運用着。共產黨口裏時時嚷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而他的政策與行動，始終忘記了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

現在的環境與空氣，正是通宜於民族意識的潛力與民主革命的皮殼發散，成熟以至於腐爛的時期，而且我們敢斷定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到了梅毒第三期，社會革命的種子已在世界的各個國家裏生長着，中國絕對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危險，同時中國的統治階級，已經腐爛到了極點，經濟基礎也已經破壞到了極點，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不過是一個很短的過程。

但是，沒有大腦，機械唯物論者與急色兒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懂得這個。就他個無論在那一方面的行動看來，都是一個未窮而七已先現，結果是，使這應該向外揚棄 *an sich* 的潛力與皮殼，故意牽制牠，由這內在的牽制，反使牠穩固地向內在的矛盾壓制。

我們應該知道，胡桃的殼不在風雨侵襲的環境中腐爛，

胡桃始終無法變成一株胡桃樹。因為在這堅固的外殼壓迫之下，裏邊的核仁的力是始終不夠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與策略，是違反自然的歷史法則！

我們，站在馬克司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立場，根據史的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觀察這一個嚴重時期，所得的結果，我們確定今後大家應走的方法應該注意下列的幾點。

第一，我們要順着這一個半殖民地革命應經過的歷史過程，順着廣大羣衆的民族意識的意向，敦促政府。對日宣戰，同時有意義地使這戰線延長，持久，而且擴大。我們第一口號是「對日宣戰，全體總動員」，別的暫時不提。在這第一個口號之下，集結了全國的民衆意識，不管他是何黨何派，都歡迎而且督責他們加入。在這延長，擴大的對日戰爭中，中國封建殘餘的支持者——軍閥，一定要將他們的軍隊調到前線去打仗，他們不去我們用「愛國」「愛民族」的名義也要請他們去，這樣一來，這些壓迫中國革命的封建勢力，用不着我們，費很多的血肉去消滅他，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爪牙也會替我們消滅的。同時，在這延長的對日戰爭過程中，英美帝國主義者一定會捲入漩渦，所以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樣一來，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無法顧及，他們經過長久的戰爭時期，已經是精疲力倦，再也無力干涉中國的革命，同時，他們自己也要崩解。至少，日帝國主義者一定崩解。這樣一來，中國革命的完成是無疑義的。

第二，我們應該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在這對日戰爭的進程中，我們積極參加實際工作，普遍到各地的民衆裏邊

去。仍然用「愛國」的名義組織民衆的武裝，我們開首並不說打倒政府，這些武裝的實力同樣的調到各地去作戰，同時，並參加戰區的原有的軍隊中去工作，等到統治階級無力支持的時候，等到國外的環境改變，各帝國主義者的國內也在發生社會革命的時候，等到大眾都憎厭了戰爭，憎厭了統治階級的腐與無能力的時候，我們便提第二個口號——這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

到這時，我們才能夠藉着蘇俄的助力，聯會日本的無階級及勞苦羣衆與世界的被壓迫者以完成中國的革命與世界的革命！

一九三二，三，三。

在抗日運動中對國民黨各派之批判

鐵拳

——國民黨的總結算——國民黨各派對日主張的出發點——國民黨各派對前途之預測——今後應走的方向

(一) 國民黨的總結算

「國民黨完了！國民黨已經完了！」這幾乎成了普遍的共識，不獨一般黨外人是這樣的公認着，就是那般曾經在國民黨登記過，已取得了黨籍的黨員，也顯然地承認了！祇要不是在說教式的宣傳大會裏，或有意煽動的講演中，我們隨時都可以由國民黨黨員及黨衙門裏黨官的口中，聽到類此的談話。有些比較激昂的，還要大聲的追補兩句道：「他媽的！甚麼叫做革命！我也不過是在這兒混混飯吃而已。」就是革命大帝那位最親信的忠實走狗何成濬，也公開地在最近

湖北省黨部所召集的全省代表大會席上，放聲地向全省的黨官代表們說道：「現在國民黨是十分之中，已經死了七八分啊！」同時，革命大帝所嬌養了的哈叭狗劉文島，也最近在漢口某次歡送他赴法的宴會席上，竟胆敢地說：「國民黨現在是完全完了啊！」其實，我們祇要不是一個睜眼睛或聳子，隨時隨地都可以從報紙上，雜誌上，談話中，聽到或看到這樣的論調和意見。至於黨外人一般的批評與唾罵，那更是不絕於耳，筆不勝書了！

不過，我們一個馬克斯主義的研究者，無論對於甚麼事的觀察，當然首先就要分析其發生的客觀環境條件與經濟背景，理解其因果法則之關聯，更運用其歷史演進的實證，然後才能把握到事件的真髓！那末，我們對於國民黨以及各派的觀察，也決不是在這樣簡單口號之下，就算完了的；我們是必然地要去理解國民黨各派產生的經濟背景和客觀條件，從經濟基礎上去批判他過去歷史的演進與現階段的行動意識，而了識其所以「完了」的意義和真相。並且，我們對於「國民黨完了」的觀察，絕不是與革命大帝一般忠實走狗的觀察含同一意義，也不是像其他黨派希圖於惡意的唾罵和批評中，掩護其本身的錯誤，造成其本黨派發展的機會。我們却完全是站在馬克斯主義的立場，從事於這種唯物辯證法的分析和批判。

我們要究討國民黨完了的真相，首先就要替國民黨各派的過去，作一個客觀的總結算。這種總結算的下手，當然是以經濟基礎為出發點。

我們很明切地了解，中國是一個處於國際帝國主義者與

國內軍閥雙重宰制之下的次殖民地國家，惟其是如此，所以，一方面農村經濟還是停滯在殘破封建局勢之下，不能充分的發展為商業資本主義；而另一方面則受着國際帝國主義者新式工業的浸襲，商品和資本的投棄，沿海各地遂相繼接受了帝國主義者這種產業的洗禮，加速促成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具備一種工業資本的粗型。在這種畸形發展之下，內地交通仍非常不發達，文化落後，一切封建結構仍相續支持其殘破局面，延長存在於各地，由此種殘破結構所反映出來的封建思想，當然也是繼續的存在，支配各人的行動言論；但是，同時却又間或輸入少許皮毛的新思潮，結果也就造成一種複雜非常的意識形態。這，在如此畸形複雜的經濟基礎上，當然是必然的事實。中國國民黨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複雜結構，不過他是進步而具有反抗性的集團。因此，國民黨在最初時期他僅僅是活躍於一般接受科學智識較多的進步青年間，其他封建思想比較濃厚者幾與他水火不相容。所以，在這個時期內，他因客觀環境條件關係，是不能戰勝於康有為派的維新論。就祇能在這個已經接受帝國主義者新式工商業洗禮的廣東一隅，及海外的華僑間從事活動。並且他仍舊是不能脫離經濟基礎的支配，而必然的要利用這種含有濃厚封建性的「會黨」的掩護，去發展他們的勢力。

中國的經濟結構既然是如此的複雜，而呈現着畸形的發展，一切工商業不發達，文化落後，交通阻梗，手工業和農村經濟又日趨破產，那末，這種革命運動的演進過程，當然是包含着異常複雜綜錯的內容。換句話說：就是要將歐西各國幾世紀的歷史進程，縮短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去演映一過

，而更英勇的站在時代的最前線，完成為社會主義的新社會，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綜錯的演進過程！在這複雜綜錯的過程當中，因其複雜經濟結構的反映，無論是十五六世紀的國家主義思想，近代國家主義之最高發展形態法西斯蒂，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至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共產黨的馬克斯主義，都是必然的要應其歷史的需要，而出現於一時。不過，究竟因各種思想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各種思想所獲得階級同情有多寡的區別，於是，有的僅僅是曇花一現的出沒於少數人的思想間，有的却獲得較多數階級的同情，而相續的在某一個階段裏延長下去；有的則能為最大多數的被壓迫階級勞苦農工大羣所擁護與信仰，而把握到最後的勝利。因此，國民黨和他的三民主義在這種複雜畸形的中國經濟結構中，應其歷史的需要而產生，並且有其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固有位置，相續的存在於某一段時間內，而奪取政權，維持政權，支配此時間內某一小部分階級的思想，這是必然而實在的事實！

在本質上去批判，國民黨本來是一種受過國際資本主義的洗禮，而尚未澈底推翻封建農村經濟組織的結構的反映！這許多接受了一些淺薄的科學智識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因身感國內清廷政治的腐敗，人民萬分痛苦；同時，國際帝國主義者加緊侵略，次次交涉失敗，就是本國打了勝仗，然而因清廷昧於國事，也派員賠款求和。於是就在這種進步的封建意識之下，互相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這種建築在一般富於搖動性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上的黨，他們的革命性是

非常淺薄的！而且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革命性！因為他們原來的希求，只不過是因爲一時感受政治的黑暗和壓迫，受着情感的衝動，想打破目前的局面，改革政治上的劣點，渡到一個安穩的局面去就完了。至於所謂大多數的勞苦農工大衆的利益，他們是沒有認識到，而且他們是不敢去認識的！因爲實際上就是打破目前局面，澈底去努力於他們原有目標的勇敢都是沒有的！只要目前當局能夠相當的採納他們的一些政見，他們就認爲這是大幸了！更且他們是非常易於搖動的，如果稍微給予他們一些機會，他們就會變節去做官去了，那裏還知道有什麼革命？所以，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們就拚命的投降於袁世凱的羽翼之下，努力於反革命工作了。

國民黨既然是個這樣缺乏革命性，建築在一般富於搖動性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及華僑之上的封建集團，三民主義又是一種如此缺乏科學性沒有系統的，東挪西扯所湊合成的空洞理論，當然是沒有什麼前途可言！但是，爲什麼他能夠由廣東一隅而奪取政權，發展到全國來？爲什麼他能在民國十三年實行改組，採行聯俄，容共，農工三大革命政策？這，我們又得從他們的階級基礎上去認識。國民黨的所以能夠在廣東建築起那個穩定的政權，以至於民十五年能夠浩浩蕩蕩的出師北伐，由廣東一隅擴展到南部各省，使革命的情緒瀰漫全國，驚醒一般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迷夢。這完全是因爲當時國民黨裏面，參加了一個巨大的生力軍，認識了農工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農工利益如不能得到解放，和確切的保護，革命是談不到成功的！因爲國民黨能夠自身的覺悟，斷然地實行改組，確定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

策，一面與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友軍——蘇維埃及其第三國際指揮下的中國共產黨携手，一面則從事於農工勞苦大衆的組織與訓練，切實的提高農工地位，解放其利益，獲得大多數的同情和擁護。在這種國際友軍的援助與國內民衆的擁護之下，所以，國民黨能夠在廣東建立起那個政權，加緊革命武力的訓練，并澈底的反抗國際帝國主義者，如在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民衆全體總動員的粵港總罷工，竟能支持到好幾個月，弄得英帝國主義者最後只能屈服，後來漢尋租界的能夠收回，也就是這一舉把他們嚇怕了！

歷史與事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只有勞苦的農工大衆才具有最堅強最澈底的革命性，也只有他們才能始終如一的絕對反抗帝國主義者到底，國民黨因爲十三年改組，獲得了廣大農工勞苦羣衆的同情和擁護，於是就能由政權的建立，而出師北伐，將封建軍閥打得落花流水，舊有封建遺留的舊禮教，舊道德觀念也搗碎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民衆的力量。如許多貧苦勞工們，他們平常並沒有受到什麼智識的訓練，而且是全賴以自已過度的賤價勞動去換取生活資料的。然而他們在這種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光，竟自動的起來爲革命擔任運輸，引導路線，如何去攻打敵人的前陣，抄襲敵人的後路。許多年老的婆婆們，她們也從家裏煮了一壺茶，提到炎日之中大樹蔭下，豫備給那般長途跋涉的革命鬥士去解渴。當着這些爲民衆努力（不，結果是軍閥努力了！）的戰士喝到這杯水，他們是好像見了自己的父母兄弟般的親熱！整天在烈日下所受到的苦悶，都爲這杯熱茶所涼解了！更加了他們不少殺賊的勇氣，而拚命地跑到前線上去

，以能夠多殺到幾個敵人而死為榮啊！這全然是表現出勞苦大眾是國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最大多數的勞苦農工大眾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同時，也顯示出武力必須要是民衆的武力，方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在這裏就有個問題發生了，就是國民黨為什麼能夠在民國十三年實行改組？更為什麼能夠胆敢的確定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連年在國外游歷，從代表無產階級的蘇維埃俄羅斯的成功，以及各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勃興，使他認識了革命是必須建築在最大多數的農工勞苦大眾利益上，同時在這種國內勞苦農工大眾勢力尚在培養，萌芽的時期，又必須要與代表無產階級的第三國際攜手，取得國際間的援助，方能發動更廣大的革命運動，他能夠把握到這一點，所以，他胆敢提了這樣的口號。另一方面實在是因為當時大家都立於這種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封建軍閥兩重高壓之下，在這種反帝反軍閥的共同意識之下，更基於這種中國革命前途的關聯上，當然是很容易的互相攜手前進。然而這僅僅是某一個階段裏所有的意義，在這階段過去以後，却是仍舊要分道揚鑣的！所以，在十五年出師北伐以後，革命軍節節勝利，勢如破竹，幾個月內就開展到南部諸省，而且這廣大勞苦的農工羣衆也漸漸地由簡單的情感的狂嘯，進而為有意識有目的的組織起來，由部分的粗簡的組織，慢慢地就加緊訓練，擴大範圍，而變為嚴密有紀律的廣大組織，羣起要民衆武裝，由自動集資所購買的中世紀的武器梭鏢，已經是不夠用了，進一步而要求近代新式槍枝的武裝。這，在革命過程中當屬必然的事實，

且必須要如此方能使革命的武力變為民衆的武力，祇有這種武力才真正維繫這最大多數的農工勞苦大眾的利益到底！但是，這種事實的存在，却是使國民黨受了一個最大的打擊！因為這是與國民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根本相衝突，於是國民黨那種反革命的階級性就充分的暴露出來，結果演成了一幕「國共分家」的喜劇。在這裏，我們也就可以了解國民黨以前的所以胆敢聯俄，容共，及實行農工政策，以後的所以與俄絕交，國共分家，以及由擁護農工利益，提高農工地位，而一變為壓迫，摧殘，甚至毒害這最大數的勞苦農工大眾，這都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性所付予他們的必然的事實！他們絕不能眼看著這般素來被壓迫的農工大眾組織起來，把政權奪了去，尤其是對帝國主義者始終是如一的表示反抗，這也是他們有些看不慣！因為他們原來並不是真正建築在農工大眾利益之上，澈底的反抗帝國主義者。他們不過是想借著革命的招牌，來達遂其陞官發財的目的，現在目的已達，政權也到了，那末，這個階段當然是要隨此而去。他們將來還有求於帝國主義者，想與帝國主義者盡量妥協，來維持國內的統治局面，加緊向全國勞苦的農工大眾作總攻擊。所以，他們不得不由革命的營陣裏逃脫，而且奔入反革命的陣式中，開始其反革命的鬥爭，摧殘民衆運動，破壞農工組織，投降帝國主義者，整個的革命性遂由此喪盡，以後的國民黨就僅僅是成了一個封建的奪取飯碗的集團——被革命的對象，國民黨的完了，實在是一「完」於此際啊！而國民黨的所以「完」，却是其階級性在歷史進程中必然的事實！

自從國民黨從革命營壘逃脫，實行國共分家，投降到反

革命勢力的營業下以後，雖則武漢政府那般小資產階級還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維持着；然而，這不過是他們那種小資產階級劣根性愛好猶豫不定的充分表露，而終究是要在「寧漢合作」的那個漂亮名詞掩護之下，繼續的跑入反革命的陣線，由所謂特別委員會演進為今日所謂國民政府，造成了這樣一種具有新式外殼及進步意識的封建大集團，一切以前他們的總理所訂下的政策都拋棄了！一切反帝的擁護農工的政綱，都成了具文；且經這般反革命的統治階級的運用，更加不知殘殺了多少人民！

他們雖則極力想依附在某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扶持之下，而跑上資本主義的路上去；然而，因為國家地位以及不平等條約限制的種種關係，同時，內在矛盾相繼的極端暴露，造成這連年來的國內混戰，終不能如其所願，結果就不過是托庇於帝國主義者國際金融資本主義支配下的江浙銀行團的福蔭，在南京建築了幾座洋房，修了幾條柏油大馬路，延續的發着公債過活；但是表面上這時的經濟基礎，却好像已經取得了暫時安穩的形態；其實這種觀察是謬誤了！可是，因着有這樣錯誤觀察的開端，政治上也似乎趨於安穩狀態，結果就演繹出許多罪惡的史實。

政治上呈現暫時安穩，經濟上也能以發公債過活下去，這當然是給予他們一個加緊鎮壓反革命的機遇。所以，首先就借着一個「清黨」的幌子，將這般赤手空拳的革命青年，一個個的戴上一頂紅帽子，紅帽子戴上，腦殼就實行改組了！接着就是撤消一切民衆組織，對於一切勞苦農工大衆的行動，通通都採用最毒辣最殘暴的鎮壓手段，作堅決的斷然處

置。因為他們的黨已經建築在少數統治階級之利益上，完全代表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去榨取膏脂，剝削民衆。如果不預先採用這種手段，將革命勢力鎮壓下去，則焉能達其目的！所以，無論陝甘豫諸省的災旱鬧到什麼程度，賣妻易子而食也好，吃樹皮草根觀音粉也好，甚至於死，他們都覺得災是可以不賑；但太太的金腳盆是不能不買，洋樓不可不住，大餐不可不喫，荷包更不可不充實！他們一時分贓不均，大家不高興起來，內夥子又起了鬩，打他媽的幾年內戰，飛機，炸彈，鐵甲車來向人民示威，轟炸得十室九空，閭里爲墟，真是弄得大家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結果他們就擁抱着那年輕又漂亮的嬌滴滴的姨太太在租界裏取樂。人禍之後是天災，天災之後又是人禍。武漢現在還有幾十萬災民沒法安插。啊！這就是將來的新興革命勢力呵！

黨既然是建築在少數統治階級之上，並且這政府所依據的上海金融資本主義勢力，又是全仗通過這最高統治人民的政治形態來剝削人民利益的。那末，政治上的黑暗貪污，又是當然的事實！現在只節錄一段事實到下面：

一當民國十七年，宋大部長，用舊交通系三等角色（其時任財政部駐滬辦事處主任）李承翼（字菲侯）的計劃，預備在皖北收購鴉片煙苗稅四百萬元。另外，附帶勸買烟土三千萬兩。

這個計劃，內容於下——

A，財政部所得（即國庫報解），約合二百萬。

B，人稱爲南京武則天的孔祥熙夫人宋大小姐，宋大部長，各得溢收稅款百分之三十；李承翼，財政部禁烟處長鄒

敏初，秘書長鄒琳，另有所謂黨派派的財部要人參事，秘書等，合得百分之二十；餘數歸經徵人。

C，烟土運到上海，約可售價六千萬。其分配：(一)歸還應解稅款。(二)歸還盜收稅款中各人所應得之數。(三)運輸開支。(四)軍人賄買費。(五)上海租界棧堆費(每兩土收洋一分)。(六)辦事人開支及其他。(七)淨利益之數，最少可得四千五百萬元以上，統交「革命大帝」。

實在只要錄了這件事就夠了！國民黨的政治就是如此！這樣的集團當然也是不反抗帝國主義的，而且也是沒有反帝的勇氣和決心。濟南慘案是第一個試驗，萬寶山案是第二個試驗，東北事件是第三個試驗，到了現在的上海事件可說是第四個試驗了。雖則他們是如何哀求乞憐，獻盡媚態，同時用殘暴專制的手段，極力鎮壓國內勞苦農工大衆的反帝意識，武裝制止反帝運動，希求事態不使擴大。而結果則不過徒徒引起帝國主義者的冷笑，罵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組織，真是求做走狗而不可得也！冤哉國民黨！

總之：將國民黨近幾年來的賬目，用客觀的態度替他結算一回；他是完全建築在少數特殊階級的利益上，除了給一般失意官僚政客作進門調外，其餘就是替這般軍閥們作混戰的開道牌，借此來剝削，欺詐，蹂躪，勞苦農工大衆；政治黑暗，貪污成風，革命性失盡了，極端的投降帝國主義者，上海的金融資本主義銀行團也做了乾爸爸，一切的一切都擺在目前，還有什麼可說呢？！

是的，現在還有許多人如改組派以及所謂中華革命黨行

動委員會的分子(即第三黨)，他們都是自認爲國民黨內最革命的一部分，前者是企圖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的情態，後者是想像法民國元年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意義，作一次最後的掙扎，其實他們都是錯誤了！他們根本就沒有認識唯物辯證法，不了解社會進化原理，社會的齒輪，是一天天正在向前推進，在這齒輪迅速推進的當中，各階段都有各階段的特殊客觀環境條件，在此一個階段中當然無法恢復彼個階段中的情態，而且彼一個階段裏的情態，亦絕對不適用於此一階段裏。國民黨的過去是已經過去了，過去的一切最多不過是一頁比較可看的史料，否則還成了歷史上的污點，絕不足戀！也沒有再現的可能！他們這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充分的表現，慣愛坐在沙發上抱着愛人慢慢過去，做着美麗的黃金幻夢。一面想要革命，一面却又沒有革命的勇氣和決心，祇是坐着談談，或者在機會到來的時候，依附在某一個領袖(?)之下，抓個官兒做做，括些錢向口袋裏裝。譬如像改組派原來是談得多麼漂亮，然而擴大會議之幕一揭，醜態畢露，結果也就隨擴大會議的場台而解散，現在這般要角最多也不過是附在汪精衛陳公博輩的尾上，做做臭官而已。第三黨(中華革命黨行動委員會)也與改組派是同一個階級性，雖則他們也會叫着什麼農工階級，然而這也不過是叫叫而已，農工階級依舊是農工階級，他們這般失意官僚政客與淺薄青年所組合的集團，依舊是他們的集團，尤其是他們近來與孫太子吊膀子似乎吊得很厲害，那末，就不問而知了！最高限度也不過是像現在北平寫粉筆標語者，寫幾句「擁抱」不知是誰好鬥與，將護字改爲抱字了。」孫夫

人「『爲鄧演達復仇』」到第三黨去」的標語。其不爲改組派之續者幾希矣！假若真正革命到來時，他們却又不免驚惶失措的叫道：「這怎樣叫革命？簡直是殺人放火，暴動啊！」其實革命就根本不是那麼安穩而平凡的一回事，更不是這般小資產階級幻想的那般舒服而容易啊！

(一) 國民黨各派對日主張的出發點

國民黨完了，是其所代表的階級的經濟基礎的必然反映。既然已經完了，本來不值我們再來如此嚴重的批判。不過因爲今日還是他們當政，大權在握，他們一切的主張政策，都與我們人民發生密切的關聯，甚至關係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將他們在熱烈抗日運動中，各派對日的主張與態度，作一種嚴正的認識和批判。否則我們自己究竟處在一個什麼嚴重危機的地位也不知道。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半年多了，在這半年當中，我們就根本沒有看到國民黨對日有什麼主張，雖則外交部長撤換了好幾個，特種外交委員會也組織了好幾次。就是目前由東北事件擴展到上海事件，由單純的侵奪滿蒙，擴展爲複雜的國際經濟鬥爭；政府却依樣畫葫蘆，還是一般向國際聯盟這隻紙老虎在哀求乞憐，自己拿不出一種什麼主張來，而一味的拖延，只想聽其自然的得到一個結果，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樣的，試問叫我們從何處去認識？從那裏批判起？不過，在近些日子來，在報章上還可以拉雜的零碎的看到一些意見，也可以說是主張吧！我們現在就依其各個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經濟基礎的區分，大致的歸納到四個路

線之下，個別的予以檢討，在這種檢討中，當然就可以了然其發生之必然性與出發點。

第一個路線：我們現在爲便利敘述起見，姑且先將汪精衛這一派（改組派在內）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張作爲第一個路線，其實這個次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要敘述汪精衛這派的主張，我們首先就要了解汪精衛這個人是怎樣人？他這派是些什麼分子所構成？汪本來是一個追隨孫中山最久的黨員，在國民黨裏確實是發生着悠長的歷史；而且在他的青年時代，他也曾勇敢的炸過攝政王，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但是，我承認他完全是個小資產階級者，他的領袖慾，風頭性，虛榮心都充分的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出來了；尤其是那種想革命而不敢革命的半推半就的姿態，更顯露出一個十足的小資產者。他自從廣東三月二十日事變，與蔣介石發生意見衝突跑出國外後，一直到十六年才於全國各級黨部的歡迎中回國，當時各地各團體各黨部歡迎他的電文，真是像雪片般的起來，載滿了當時的報紙（當然南方的）。同時，那個時候的汪精衛也確乎勇敢些，當他到上海的時候，他就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發了一篇國共聯署的宣言，這篇宣言是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並且是最令那位自命劉姥姥的吳老頭不滿，差不多以此作爲汪的赤化的證據了。由上海一直到了武漢，他便在武昌閱馬廠的講台上，曾經大聲的叫過：「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的確不可一世！汪精衛的文章既做得漂亮，話又說得動人，試問這般年輕而富有感情的青年，如何不向他傾佩呢！但是除了這些，他究竟還有什麼呢！！

他的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者，他同其他小資產階級是一般的富有搖動性，在當時那種民衆運動轟轟烈烈的濃厚革命空氣中，他可以叫出激烈的口號，隨着大多數的民衆向時代前面行進。同時，在「革命大帝」那種果斷鐵腕的引誘裏面，却又可以使他折服，而做出一些謙恭自悔的文章，停滯着不敢再前進。既然他是如此的易於搖動。所以，在剛剛發過國共聯署的宣言後，轉眼又演出一幕「國共分家」的活劇。這幕活劇的開演，雖則還含有嚴重的階級意義，然而他也就是這個階級中的代表者，但是小資產階級除了易於搖動外，還有就是遇事總猶豫不決，想革命又不敢真正去革命，不革命又不敢真正去反革命。結果又只好在南京特別委員會開張之際，飄然去國，度着異國生涯。

海外生活過久了，也有些不耐煩；同時，久離政治舞台，領袖慾也不免有些發作，於是又飄海歸來，發動倒蔣運動，唐生智失敗，就與閻錫山結合，又演了一幕「擴大會議」喜劇。固然現在許多自命爲革命者的口白：「目的不擇手段」。就是說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這話當然也有一部分理由。但是汪精衛則每每因手段之不擇，目的常爲手段所支配而改易，結果致促短其政治生命。擴大會議的喜劇閉幕後，接着又被廣東的反蔣派迎上台了，過了幾個月有職無權的痛苦的依附生活，一直到上海和會時，才被推爲代表，由香港乘着海船，向着太平洋無涯的廣漠作了幾次深呼吸，總算是把胸中的悶氣吐出了些。現在却又由倒蔣而變爲合蔣了，多少又要對這位革命大帝的果斷鐵腕表示折服！雖則有許多人說他已經做了邵力子，我覺得他至少比邵力

子是要高出一等，見着大帝時，大概不至於要那樣唯恭唯謹吧！然而，譚婆婆之譏却是有些難免！

可憐可恨！汪精衛幹了這麼多年，却是始終沒有什麼特殊系統和勢力，一直到前年擴大會議的時候，才有改組派依附在他的指揮之下。改組派也就正是建築在一般小資產階級之上，想革命而又不敢革命的集團。雖則他們也曾叫過：中國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是農工小市民，然而還不過成了漂亮的具文而已。現在這派已經解體，可是在許多人的意識間尚相當的存在，所以，我們對於他們的批判，也就歸納在這條路線之下。

對於汪精衛及其統率的改組派的認識已經在上面敘述完了，他是一個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異常薄弱，思想搖動多變，行動猶豫不決。原來本想不擇手段而達目的，結果目的反而爲手段所支配和征服，造成了相反的結論，日益促短其政治生命。他的地位是國民黨內的重要領袖，「責任內閣」的行政院長，而且兼理鐵道部長，其所負責務的重大，當然是不用說了！然而他的對日主張如何？就是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二月十三晚他在鐵道部發表談話，說明關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要旨：「人人皆抵抗，處處皆抵抗，日本雖有二三百萬精兵，亦不能遍布也。世界上有可敗之軍隊，無可亡之國民。」「外交上決不可放棄，切勿以外交無用，而決然持之不顧，不僅對各國如此，對日本亦如此。」（見二月十四日大公報）接着於十五日在徐州警備司令部紀念週報告對日方針道：「所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

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在最低限度之上，我們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見二月十八日大公報）句子的確是來得漂亮而動人！但是這個裏面却顯然地包含着一個矛盾。我們知道如果是我們向某一國去侵略，那末，我們可以一面繼續施行軍事上的壓迫，而一面假借這種軍事掩護之下，開始向被侵略國談判條件，要求他付予我們一些什麼利益。然而目前中國的情勢，却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向我國施行無理侵略，不獨是侵略東北一地，而且又擴展到上海來了。在這種情態之下，我們除了以最大的努力解除上海日兵的武裝，收復東北失地外，實在無交涉之可言！因為如果在抵抗之中，我們向日軍開始交涉，那末，就無異於我們已經被日軍征服，願意接受其辱國喪權的條件！試看日軍在上海事件中，雖則幾次與各國公使聲稱願意調停，然而，在上海戰事未獲得勝利前，他完全沒有誠意，不過虛與委蛇而已！使他在軍事上取得充分的準備時期，一直到最近上海戰事挫敗，他才以戰勝國自居，同我們談判條件。反之，像我們當局如此誠心誠意的願調停，隱辱含羞的在康特英艦上接受一切喪權辱國的條件，結果不過是徒徒地送許多權利和地盤給日人，譏笑於中外！這就是說：在軍事沒有勝利以前，實在是沒有交涉之可言！即使要勉強去交涉，那也不過是接受一些喪權辱國的條件，而且人家反不願這樣輕輕地放過你啊！換句話說：我們就祇有以全國的軍力，抱必死之心和最大的勇氣及決心，在最短時期內將上海日軍武裝解除，東北失地收復，然後才能去開始交涉，這種交涉之下才能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條件，而把握到最後的勝利！

復次，他還用着這自以為得意的態度說道：「自從日本向東北出兵，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四十多天了，爲什麼至今還沒有得着解決呢？這是因爲國民政府不肯學袁世凱之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而日本則必要迫中國屈辱簽約。所以在東北出兵以外，又進攻上海，威迫南京，上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有七艘日本兵艦開進下關，向南京施其威逼，在那個時候，如果政府被迫簽字，則以前的抵抗，完全沒有意義了。」（見二月十八日大公報）這是他自己負責發表的講演，在這段話裏，我們更覺得他是如何淺薄無聊啊！他根本就沒有革命意識的存在，也不了解被壓迫階級與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陣營是甚麼一回事！他把目前的事態，看得像那樣簡單的，這更是如何可笑！我們勞苦農工大衆和帝國主義者根本就兩個絕對的陣營，不獨對目前事態是要堅決的反抗，而且我們是要根本否認帝國主義者一切不平等條約，進一步去打倒帝國主義者。豈能以不學袁世凱簽賣國喪權條約爲榮麼？尤其是他還要這樣的補充兩句：「從前蔣先生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時候，他始終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約，蔣先生辭職後，現在的國民政府不肯簽字於辱國條約。」爲他的主顧蔣先生附帶的吹兩句，其實革命大帝所幹的勾當，那裏是他這種書生所能知道的，這些都留到下面去說吧！總之：一個身居「責任內閣」地位的行政院長，自命爲代表「民主勢力」的領袖，竟發出如此似通非通的主張，我們的前途是呈現着如何的危機和暗淡啊！那末，其權之不喪，國之不賣者幾希矣！因此，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了解，汪派的這種主張是謬誤了！但是這却是他們的階級意識付予他們的，想革命又

不敢革命，想抵抗不敢抵抗，完全是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真是所謂一面要做娼妓，一面又想立牌坊。

第二個路線：現在我們又把廣東派對日的主張歸納到第二個路線裏面來吧。我們知道廣東人的家鄉觀念是非常濃厚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果「丟那媽」與「丟那媽」相會着，他們都是非常親熱的！同鄉會一類的封建團體都是結得非常緊緊的。而且他們因地處海岸，又是一種勇敢向外發展的人民，所以，他們雖則沒有什麼歷史性的組織，然而無形之中是結有了一種大的集團。這種集團就建築在民族資產階級之上，他們有濃厚的民族意識，而且有濃厚的國家意識。他們需要反帝，確乎有反帝的勇氣與決心。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粵港同盟總罷工，繼續到幾個月之久，向英帝國主義者直接肉搏。雖則當時反帝的意義是非常複雜的，其中還有一隻強有力的生力軍在內；然而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却也是個主要的輔助軍。並且每每在擁護祖國利益的口號之下，海外的華僑常能籌寄巨款歸來，爲國作用。譬如像目前他們就匯寄了不少的款回國。但是他們這種反帝運動，却是有限度的，並且要在某種條件之下才能發生的。他們是加緊剝削農工利益，而促長其階級的迅速發展；並不願全般的澈底的反抗帝國主義者，有時還須借助於帝國主義者的力量，以完成其剝削，所以至今在廣東民族資產階級的幕後是還存在着一個英帝國主義者。而且他們也怕勞苦農工大衆起來，真正革命高潮的降臨。如像汪精衛這般曾經稍微有過一些接近農工的事實，而現在已正式剖明的人，也不很受他的歡迎。現在這派的主角，要算是胡漢民，孫科，蕭佛成，

鄧澤如，以及西山會議派的都魯等等，其他次等三等的角色這就很多了，統統都在這個路線之下，給一個總批判吧。

他們的對日主張如何？這是很明顯的可看者，他們是主張對日作戰的。孫科同陳友仁由南京走到上海，發表他們的辭職呈文，這種行動裏面固然還含有其他複雜的意義，但是當他們走到上海，戰幕就揭開了、同時又組織了另外一個系統，與南京相對抗的上海政務委員會，後來幾經疏通，才改爲現在的駐滬中委辦事處。屢次的用這個名義向國內發了許多通電，表示請援抗日。胡漢民也於二月十四日在香港發表了他對時局的主張：「（一）對滬戰爲切實的應援，務將早日逐出上海；（二）撤銷解散各地義勇軍之亂命，集中民衆勢力，爲抗日中堅；（三）迅速撤調以抵抗爲主義之勁旅，收復東北失地；（四）嚴整沿海各省戰守之備，真實謀長期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孫陳對外政策，確定東北與滬案爲整個問題，日軍未退滬前，無交涉可言。」（見十五日大公報）這是廣東派最大領袖胡漢民對日主張的明確與具體之表示。在這個主張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有兩個明顯的含義：一個就是代表他們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爲保持國家土地的完整，民族的生存，他們需要反抗日帝國主義者目前的這種無理侵略，間接的就是保持他們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餘地和生命線的延長。另一個含義也就是代表他們的階級利益，想利用這個抗日的機會，以他們的努力成績換取一部分民衆的同情和信仰，將政權奪過來，而把握到本階級與上海金融資產階級鬥爭的勝利；最低限度也是想提高他們將來與上海金融資產階級談判的條件。在他所用的字眼當中，都是很

顯露的含有一種對南京政府進攻的意味。

本來開北就是廣東人在上海的商業中心，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在上海潛伏滋長的一個根苗。而日本此次首先佔領的却正是開北，於是，就與民族資產階級發生了正面衝突，再加他們階級歷史所付予的反帝的國家意識，那末，他們這種對日主張的第一個含義，當然成了必要的事實，和切身的需要。

其次則是中國現在南方的政治舞台上，有兩種勢力互相鬥爭着，一個是以上海金融資產階級為背景的江浙派，一個就是以廣東民族資產階級為背景的廣東派，這兩派的鬥爭是正在日趨激烈化，將實行短兵相接的局勢，所以他們很想利用這個抗日的機會，能夠把敵對局面打破，取而代之，以政治力量來扶持他們階級的利益，保護他們階級的發展。同時由目前這種負的形勢轉變為正的形勢，而去壓倒上海金融資產階級的勢力。譬如，當去年孫科由南京跑到廣東去參加政府的時候，廣東民族資產階級在南京所設立的世界大飯店，安樂酒店，他們就公然的宣布停業，一直到上海和議時才復業，這顯然是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打成一片，以政治經濟來互相牽制。祇是可惜民族資產階級究竟還成長不久，敵不住那輪在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裏，有強大的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作後援的上海金融資產階級，是以這位「責任內閣」的阿斗太子上台不到幾天，又要跑到杭州向「革命大帝」三跪三拜的求其再顯威法，跟着就由「革命大帝」抵京聲中，飄然去滬。這樣的劇目，實在看得令人頭昏眼花了！所謂廣東派對日主張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至於西山會議派的一般噴囔

，那更不過是這派的附庸，搖旗吶喊，發發通電，罵罵鴉片將軍，我們對他們的批判也就包括在上面了。

第三個路線：這就輪着要說「革命大帝」的對日主張了。「革命大帝」是怎樣的人，想來大家都已認識了，他所以把他以前的許多位太太，一概以經濟和威力為條件的辭退，而另外的在上海受着基督教洗禮，從劉紀文的懷抱中把宋美齡奪過來，重扮演洞房花燭之夜的喜劇。這固然裏面是含了一些封建觀念，因為宋美齡的令姊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與國民黨的總理結為姨夫，是不榮耀煞哉！然而，他的主要目的，却是要借重於這位小舅子宋大部長，向上海金融資本主義的銀行團勾結起來，間接的投降在帝國主義者的保護之下。所以，這幾年來，各種公債繼續的發行，共達十一萬萬以上的巨額；同時多方的獲得各帝國主義者的諒解，關稅上也得到一些的增加，能夠將這統治的殘局維持至今日。

我們如果要認識南京這種政治局面，首先就得分析上海金融資本主義的特性。我們知道國外各帝國主義者的史的發展程序，多半是因產業革命後，機械日益精良，生產率隨生產力的改進而加速發展，遂由商業資本主義進展為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再因工業資本的發展，才產生出金融資本，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互相結合，於是就投資於國內市場各大企業，或國外各殖民地，形成一種巨大的產業資本。他們這種金融資本的性質是完全與工業資本同利害，同進退。就是在某種情態之下，如果工業資本處於不利的地位，金融資本也就處於同樣不利的地位，利害既相同，所以他們的階級意識也相同。對國家一切問題的解決和處置，他們也取同一態

度。但是中國的金融資本却是異質的，這，我們首先當然須了解中國金融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中國是沒有經過一個什麼樣的產業革命，工業也沒有發達過，至今還是陷於農村經濟破產，商業資本正在發展的情況之下，那末，金融資本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呢？事實上已明明的告訴我們：中國這種金融資本就是在高利貸制度下發生的，一面是假借這種高利的貸借制度，剝削一般農工羣衆，取得多量的利潤，集中現金於都市；另一面則利用一般富戶，官僚，地主的存款，從事於各種土地，政權，標金等投機買賣。這樣的累積再生產下去，慢慢地就成長爲一個巨大的資本。固然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危險發生，而要負擔大量的損失費，如像前年金銀風潮大鬧的時候，許多這樣金融資本的經紀人，竟弄得瘋狂投海。然而這是稀少的，結果還是能夠造成一種巨大的勢力。並且因爲他們原來是由冒險投機的立場產生成長的，所以他們這種資本並不投在國內的任何大企業上，去發展工商業。却是跟隨的仍舊在投機和冒險的立場上，去販賣公債證券，通過統治人民的最高政府，而極力榨壓國內下層最大多數的勞苦農工大羣，吸收這從投機冒險中所得來的多量利潤！他們不獨不與工業資本同利害，同進步。而且他們根本是受支配於上海帝國主義者國際銀行團統治之下，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極端的向帝國主義者表示馴順，絕對的供其指揮，因爲必須如此方足以保護其利益，延長其生命時期。那末，這種金融資本主義的特質，顯然的是不革命的，通過統治人民的最高政治形態，剝削和榨取農工利益，與反動政府狼狽爲奸，而向帝國主義者極端孝順。蔣介

石的統治局面既然是建築在如此一個階級之上，則其對日主張就可想而知了！當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際，他首先就將這套理論告訴了「鴉片將軍」，教他絕不可抵抗！就是日帝國主義者殺到頭上來了，也祇能笑面和顏的向其三揖九拜，恭請入室升堂，別無他話。果然不到兩個鐘頭就將瀋陽佔領了，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把東四省搶去了，這一切，其實並不全是鴉片將軍的罪過，而却是這「革命大帝」的恩賜，小民敢不謹拜上謝！就是上海事件發生之先，他本來也已經囑其忠實走狗吳鐵城將日方所提一切喪權辱國條約全盤接受，想來可以安然過去，保持其統治殘局，不幸其中十九路軍却不聽他的指揮，就是派到上海去解決十九路軍的憲兵團，也被十九路同化了，而共同跑上前線去殺日帝國主義去了，這是他一種多麼說不出的苦衷啊！國府遷移洛陽，他本來想作壁上觀，任他們去被日軍打得個落花流水敗下來，然後自己再暗笑的出來收拾殘局。可是竟沒有合到他的暗算，十九路軍還是連接的獲得了勝利，這更加使他有些難過，結果就不得已的趕快跑到南京，又弄起玄虛來了，裝病不見客，一面暗中令他的爪牙何成濬極力阻止各方援滬軍的開派，使十九路軍陷於孤立無援的地步。另一面却又派顧維鈞郭泰祺在康特英艦上，向日帝國主義者哀求乞憐的接受許多喪權失地的條件，成立一種諒解，結果演成了三月一二日後退的劇變。是的，你看他現又用花車將蔣光鼐接到南京了，同時自己又在陵園大怒，令警備司令部去追究滬反攻得勝消息的來因，這都是他的戲法，他也許還將運用其鐵臂來壓迫輿論，使大家在莫明其妙中失了自己的性命，國家的主權。其實，祇

要大家能夠了識他的經濟基礎，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他這種主張和行動是必然的事實，他祇有如此才能維持其統治殘局，才能支撐他所代表的階級基礎！譬如他最近在南京大聲的叫過：一尺一寸的得失不關重要，而上海為東南經濟中心却不能不保持。這就完全是做了上海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上海終究是要在他的手中送給帝國主義者的，不久的事實就可以明顯的擺在我們的面前。革命大帝子孫孫這一派的不抵抗論就是如此。

第四個路線：最後就要說到第三黨了。第三黨本來是在武漢政府國共分家的時期，一般小資產階級所謂革命分子，他們因為既不敢勇敢的引領民衆走上革命之途，同時又好像不自甘墮落，投降反革命的營寨中去，結果就猶豫復猶豫，徘徊復徘徊，而叫出一個光怪陸離的口號來。並且鄧演達就召集他們那班黃埔學生，以及許多猶豫徘徊的青年和被革命營寨排泄的分子，失意的官僚政客，實際上形成了這個集團。這個集團的本質，實在和改組派是沒有多大區別；不過為易於拍賣人格，所以另樹一幟。這幾年來，他們所給予我們的印象，除了勾結軍閥（見鄧演達在南京的供詞），其餘就是前年擴大會議的時候，許多第三黨中的黃埔學生他們像李立三般的認為革命高潮（抓飯碗的機會）已經到來，於是，就拚命的東鑽西捧，甚至投降李冠洋那個封建軍閥爪牙的大同盟，亦所不惜！三十塊錢拍賣一個人格，這都是擺在我們的事實。固然他們現在是極力把鄧演達不受賄而被害的事實在鼓吹，其實算得什麼一回事哩！由此也就是表現出他們那種小資產階級崇拜英雄的心理，以崇拜鄧演達而加入他們

的黨，並不是對某種主義有什麼信仰或擁護。所以，鄧演達一死，他們的組織也就隨即發生了一度鬆懈，工作也沒有以前的努力了。

這樣一個建築在小資產階級及失意官僚政客之上的集團，當然是沒有多大的革命性，只要他們的目的達到，就立即會投降在反革命的營寨裏去，而成革命的對象。當然的，由其經濟基礎的觀察，實在他們是發生不出什麼有力的抗日主張，最多不過是像宋慶齡的在上海慰勞傷兵，或北平他們的團體舉行游藝會募捐而已。而且我們從他們的許多刊物上，都沒曾看到一個比較具體的對日主張，實在無從批判起。不過因為他們現在是國民黨內一個比較左的一派，所以單獨的在此提出，實際上却是同改組派沒有多大的差異。由他們的階級性去觀察，他們不能發生堅決而澈底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主張，這却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未完）

在抗日運動中對國家主義派之批判

瑞夫

——國家主義派是什麼東西——國家主義派抗日之意義——他們這種抗日的前途——我們今後的方向

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轟的一聲在東北震響起來了！當東北的血濺，隨着日本鐵蹄的橫馳遍地奔流，淹沒了無數民衆的生命的時候；當列強狼狽為奸，商量加緊宰割中國，震霍地磨着屠刀的時候；國人反日的怒潮，也如瘋似狂般的高漲起來了！

在這瘋狂般的全國反日怒潮中，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各

派別間，不論其在朝的或在野的，都正在拚命地競爭着把中國的民族利益出賣給帝國主義，都正在競相利用一些「一致對外」與「對日宣戰」的浮言濫調來欺騙民衆，愚弄民衆。着呀！那些充斥街巷的紅綠標語，滿載報章的怪論腐調，是十足表現了這班「魑魅魍魎」的欺騙技術，好似糞中之蛆，營營擾擾，跋扈跳梁，企圖乘機借「國難」的招牌，散佈其極無恥的麻醉藥，俾得民衆一時之擁戴，可遂其反動的卑污的慾望。

國家主義派，尤其是這些派別間，最反動的最卑污的一個東西。牠過夠了娼妓式的生活，現在遇着這全國抗日的當兒，又標出其「外抗強權」的主張，狂風暴雨似的大肆活躍！然而，國家主義派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牠的產生背景怎樣？特徵怎樣？我們爲要在大衆面前，指出牠的反動性和卑污性，打碎其欺騙的技術，便不得不對之加以簡明的分析：

國家主義派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牠有牠的歷史背景，牠是封建社會將就崩潰的產物，牠是這一時代政治經濟矛盾的結晶；是歷史上所常有的反動的社會思想之一種必然形態；也就是一種統治勢力的人，盡其最後之掙扎，所採取的保守的防禦。換言之，牠現在已成爲歷史進化障礙物。好像博物館中陳列遊玩品似的。因爲從產業方面而言，至少凡對改良派之主張或產業經濟之社會化的傾向，抱着積極的攻擊態度是一種反動。次之就政治方面而言，則凡否認德撲克立西，欲再逆轉至軍事的專橫政治，或於國際關係，重在武力的對抗的那種傾向，都可說的是現在的反動思想反動行爲。

原來進步的思想進步的行爲，與保守的思想保守的行爲

之對立，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這種現象的，兩方當各趨尖銳化之時，則一面的進步思想進步行爲，或爲激進思想激進行爲；而他方面的保守思想保守行爲，則成反動思想反動行爲，尤其是在次殖民地之中國，這兩方都有其「辨證法」的進展的可能！不過國內年來經濟破產的加劇，災民失業的普遍，使中國社會日趨於不安，統治局面日趨於崩潰，自然，這個違反歷史進化的遺物，亦就不能獲得勞動階級的同情，很快的要被歷史的車輪碾死的。因爲牠的根本特徵便是：

(A) 否認社會階級的存在，牠們竭力要抹殺階級差別，說明社會是無階級的社會，所以要主張「全民革命」(見中國青年黨成立四週年紀念宣言)。不管其爲軍閥、官僚、資產階級，或賣國的人，都可請其參加所謂「全民革命」，嗚呼！「內除國賊」！

(B) 實行武力的強制主義，因爲自己要想治國平天下，先行富國強兵，然後再用霸道來平天下，所以要實行武力的強制主義，變成純粹的軍國主義化，國家主義的首領陳啓大會經說過「……其目的在將此國家弄到文明地位，而後更進一步，再將此國有之文明爲全世界人類謀幸福」(見醒獅四十至五十期內)。這樣的願欲將自己，流爲反動的沒落的帝國主義化，嗚呼！其奈歷史命運何！

(C) 擁護資本主義。這是現代反動運動反動思想的第一個歷史的使命，特別是國家主義。因爲牠的最初的主動者，爲軍閥，貴族，大地主，資本家等權力階級，所以牠就必然的要擁護現任權力階級之資產階級。同時，爲要表明其擁護資本主義，對於「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也不

願提出。曾琦曾經說過（醒獅第二期）：「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照曾琦的「宋襄公主義的」說法，那末，我們對於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所行的「資本移植」政策，也不應當反對了！因為「資本移植」政策，就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具體表現得最露骨最厲害的一種侵略。我們若要去反對他，那便是去「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了！嗚呼！「外抗強權」！

二

根據上述：牠的產生背景及其三個特徵來研究，國家主義派，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無聊的東西！那末，她這次參加抗日，除了繼續其反動的卑劣的政策外，實在的，是沒有別的「什麼了不起」的意義了！

請看！他們最近在他的民生週報，發表了「我們的主張」。這主張一共包括兩點：

「第一我們主張中國對日本應斷絕國交，立請宣戰」

「第二我們主張為應付國難起見，中國今日應當廢除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

為什麼主張絕交宣戰呢？他們的回答是：「明知我們和日本戰爭，敗在我們，勝利屬於日本，然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我們要為這野蠻世界留點正意」。

不是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不在國家主義派看來反對牠的主義，便是干涉他的內部組織，所以牠是爲了「正義」爲了「民族精神」，豈不壯哉！至於他們要組織國防政府，廢除一黨專政的理由如下：

「我們很誠懇地忠實地宣言：我們目前的憂慮只有國難

；我們的仇人，只有日本。我們在內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同時我們很誠懇的相信如今當國的國民黨，亦似有與「全國人一致團結，共禦外侮」的誠意……我們希望馬上集中全國人才，代表全國各派政見的國防政府產生。」

國家主義派的全部心理，就是在「希望國民黨」能夠把這些「狗人才」提拔到國防政府來，使「有官大家做，有錢大家賺」成爲他們與國民黨間「精神上一致團結的實質」。那末他在內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國家主義派的卑陋無恥，於此可以想見！！

其他還有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月派，雖然尚沒有參加牠們的所謂「中國青年黨」，但是實際上，也像是國家主義派，不過帶些「美國博士」的味道罷了！如胡適博士，在東北事件發生後，首先便打電給美帝國主義，要求主持公道，幫助中國，這是一位完全以哀求帝國主義憐惜的一位博士。再有如羅隆基博士，他是直接向日帝國主義告哀獻計的，他說：「田中所謂的積極政策，是絕無現代政治智識的計劃。一方面在武人一意孤行，陷日本於歐戰後德國的覆轍；一方面爲共產黨添個聲援，得使亞洲成爲不可收拾的局面。……希望日本有眼光，有智識的政治家和人民注意的」。羅博士這樣的深謀遠慮對日帝國主義獻了計策以後，更如其同派的王造時博士：所謂兩大救亡政策之一，「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便於他們可乘機過官癮。實在是到了卑劣惡濁無恥之至了！

三

國家主義派抗日的意義，既如上述的一般：是要取得權位，完全爲自己哀求提拔自己的所謂「人才」，準備分割中國以各自貢獻於其主人帝國主義，或絞盡心血的籌謀，如何能更好的保存統治階級的地位，如何使統治階級繼續出賣民族利益與帝國主義。那末，他這種抗日的前途，是可想而知了！

不錯！在這日本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向前猛衝，屠戮中國民衆的時候，中國的統治階級的「無抵抗」「鎮靜」，逆來順受的政策，當然會加強全國民衆對於統治階級的不滿與反抗。反日運動愈是高漲，統治階級愈是投降帝國主義，他在全國民衆中間所能有的「威信」，也愈是一落千丈，爲得要維持統治階級在羣衆中間的幻想，和提拔其卑劣的「人才」，使其統治不致完全壞產，「人才」不致落而不用；國家主義派的各派別間，發表了他們「集中人才，絕交宣戰」的主張。自然，這些主張的宣傳，可在民衆間造成對於統治階級的幻想，使一班民衆對於統治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帝國主義屠殺與鎮壓反日運動的憤怒，排洩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去投入統治者方面，以保護資產階級，軍閥地主的利益，而實行其「所謂全民革命」的主張。所以統治階級，也落的做個人情，發表牠們爲國難會議的會員，俾得一分擔責任，共赴國難。於是國家主義派，更利用國難會議的資格，狂然活動，大肆煽惑，欲遂行其獨攬政權，「取消黨治」的計劃，陰謀勾結許多失意軍閥和政客，組織什麼「全民救國會」，「憲政促進會」等等團體，又包圍吳佩孚，聯絡孫權芳，且到最近更不惜利用安福系之餘孽，與日帝國主義

相私通，結果，將未完成的亡國滅種之工作，再繼續努力而從事於其未得完成之一部分了！所以我們估量牠們這種抗日的前途，很明顯的，不但不能抗日，觀其行動之卑鄙與賤臭，斷言其必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而後已！

四

我們已經將國家主義派的原形與其抗日之意義，以及牠們這種抗日之前途，統統分析過了！然而我們在反日運動中，應向怎樣的方向進行？

在這裏，第一是我們知道：中華民族的救星，抗日的主力軍，是廣大的工農羣衆。所以我們要發動廣大的工農羣衆，積極的參加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妥協，不投降，不屈服的與日帝國主義作長期的戰爭，以游擊戰爭的方式，容覆日軍國主義的新式武器的猛攻。

第二是我們在反日帝國主義的當中，嚴防其他帝國主義的假意的同情與陰謀的毒辣的宰割，要將這一反日帝國主義的戰爭，擴大爲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因爲單是反對日本，中國還是受其他帝國主義的壓迫，還是不能脫離半殖民地地位，所以我們絕對的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第三是我們爲的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必先要打倒國內一切帝國主義的工具。尤其是在反日運動中，要嚴防統治階級與一切反動派別的屈服與勾結帝國主義，拍賣民族利益，特別是國家主義派。固然，國家主義派的無恥行動，早爲一般民衆所不齒，但在這個反日怒潮中，也應加以相當的注意。

第四是我們要擔當這個反日帝國主義，與反一切帝國主義

義以及其工具，所以必定要聯合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與各帝國主義國內的被壓迫階級。而被壓迫階級的祖國——蘇聯，尤其是我們應該聯合的。自然，我們在日帝國主義的猛烈砲火之下，聯合牠的國內被壓迫階級以攻擊其正面，再聯合被牠壓迫的弱小民族（如朝鮮台灣）以襲擊其背面，復加以我國的廣大工農羣衆，向他作極猛烈的反攻，日本帝國主義的必須死亡，可斷言矣！

第五是我們在這樣的場合之下，中國抗日的前途，必然的我們由這一民族革命的鬥爭，很迅速的轉變為社會革命的鬥爭，促進世界革命的完成，建設人類最高級的社會以盡我們所負的歷史任務而已！

上海事件與國內政爭之關係 (續)

(白崑)

III 上海事件意義之轉變：在上面我們說了，國內政爭作導源因而有東北「九一八」事件，有「九一八」事件，便外則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土地的貪慾，內則暴露了廣東地方資本主義的愚昧無力，便必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恫嚇中國民衆和馴服走狗的意義之下，走狗們又互相鬥爭，於是戰事爆發！在這裏我們還要曉得，這不是因為某地方資本主義不肯向帝國主義屈服，或者是先屈服而後反抗，或者是先反抗而後屈服便發生上海事件，我們要曉得任何的地方資本主義，在牠的本質上是只有和帝國主義勾結纔能存在；牠們雖是有時在帝國主義者爲爭奪半殖民地之意味之下便會各自的代表牠們自己所有的帝國主義者利益而形成內戰，但是一到牠們之中某一個地方資本主義取得了中央的政權，打算征服

或統治其他一切的地方資本主義底時候，這一個代表中央政權的勢力，也便只有向整個的帝國主義而屈服，作各帝國主義者共同的工具。這便是我們的中央只有在越多的帝國主義者承認的時候便越鞏固，和我們的外交路線所以永是沒有確定的方針底理由；這是因爲我們中國只是附庸在帝國主義之下的半殖民地經濟底原故呵！

在東北事件，我們曉得是因爲中央勢力只曉得諂奉美帝國主義而忽視日帝國主義的結果，但是在東北事件發生以後，南京的蔣政府便有了這種感覺，便想努力的恢復日帝國主義間的感情，忠實的執行他一貫的不抵抗主義的政策。到孫科上臺暴露了廣東派的愚昧無力，這時，大概是因爲江浙地方資本主義向日帝國主義屈服的工作已經完成吧？所以，在蔣介石方面便敢在下臺之後貿然的仍要跑回南京來，在孫科方面便有陳友仁的去職宣言攻擊蔣介石妨礙他外交發展的一幕。可是不幸得很，不管江浙派和廣東派如何的鬩法，上海事件終是發生了！在上海事件發生的時候，這時間上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們曉得，日領和艦隊司令向上海市府提出恫嚇的聲明書和抗議的時候，便是南京政府汪蔣入都的時候，那就在我們精細的觀察之下，難道這兩件事的發生這裏面就沒有牠的聯繫嗎？我們不敢袒護孫科的政府，我們只求曉得事實的真像，這裏面的關鍵我們可以指示出來的，便是這兩者在折倒孫科的政府底意義上是相同的。雖是我們不能說汪曾經秘密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他們是約好了才有同一的步驟，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這是江浙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封鎖廣東地方資本主義政權暴露孫科政府無能力的結果。因爲日本

帝國主義者看着廣東派的政府軟弱，然後牠纔敢實行牠盡量
的對中國的壓迫與恫嚇呵！

汪蔣的中央政權開幕以後，牠也是時時希望和帝國主義
妥協，只是準備着向帝國主義投降的。在上海事件剛要發生
，上海市長吳鐵城便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代替帝國主
義撲滅民衆方面剛起來的革命勢力；這種解散抗日會，自然
是得了中央政府的同意。他們是爲了要鞏固自己的政權，自
然是甘心的向帝國主義屈服。就是蔣介石派遣憲兵一團往上海
接收十九路軍的防地，也便是汪蔣合作的政府具有誠心要
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妥協底證據！江浙資本主義始終不敢作戰
，甚至還要暗中破壞民衆的反日運動，和爲了向日本帝國主
義乞憐，便不惜破壞別人的主戰或阻止牽制革命軍隊激於愛
國義憤的實際戰鬥！

事實是這樣告訴我們，南京政府
除了中日軍隊着手衝突的時候便極力的阻撓開戰以外，在戰
事已經爆發，兩軍生死搏鬥的相持中，蔣介石當時對第十九
路軍是一點也不援助，他命令他在咫尺之近的軍隊只許袖手
旁觀，就是飛機除了保護他自己的防地高昌廟以外，便連閘
北也是不飛去的。此外，在物質的方面，自然也無疑的絕不
對作戰軍隊加以援助。這時，蔣介石除了不援助十九路軍以
外，還有最不可饒恕的一回事，便是他暗中破壞別人的援助
，阻止具有革命性激于義憤的軍隊底參戰！

在當時，
南京的政府是爲了避免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砲而遷都洛陽
，這時的蔣汪爲了一方面拉攏各派的勢力來擁護他們這飄搖
的政權，一方面爲了掩護他們過去賣國的勾當，避免民衆的
攻擊，便也虛張聲勢的組織軍事委員會，說是爲了要應付上

海的事變。可是，在他們開軍委會的時候，蔣介石是始終靜
默，絕對的不發表他的意見。這時其他的委員如平民將軍馮
玉祥久被蔣介石監禁的李濟琛等，激於義憤的主張派遣軍隊
前往助戰，可是蔣系的軍隊他們不能調動，同時富有犧牲精
神的西北軍除了梁冠英部駐紮海州外，其餘的大多數部隊是
有蔣系或別系軍隊的防地作間隔。他們不肯參戰的軍隊，同
時也便是只曉得貪戀地盤的，便連別人的軍隊借路經過也是
不允許的。這時馮玉祥要調動他自己訓練的軍隊往前線便也
只有梁冠英部可調遣了。可是不幸得很，蔣介石因爲取得中
央的政權，代表中央過去每月在國家正當的收入項下提撥四
十萬元作梁部正副的軍費，他便把梁部這國家的軍隊也認作
是他私人所有！在軍委會的命令發下，蔣介石便派他自己的
私人向梁冠英遊說，表明這次調遣並不是他蔣介石的意思，
甚至說作戰只有犧牲是絕無意義的。自然，蔣氏這種陰謀，
無非是挑撥軍隊和其他軍事領袖間的惡感，企圖具有革命性
的軍隊同着他走上軍閥反革命的道路罷了！却是還幸得梁部
究竟是有訓練的軍隊，他們還是不怕犧牲的終是陸續的開往
前線，在戰場上大顯身手殺得日本軍閥喪胆的大刀隊不就是
他們嗎？這種勁旅，我們自然也要和對第十九路軍一樣，對
於他們勇敢的精神加以敬意。

在這裏我們還有一點值得更注意的，便是：在近來蔣系
的代言人向民衆宣傳和替蔣氏辯護，是說中央現在也已經派
遣軍隊開往前線作戰。關於這一回事，蔣系的軍隊已經達到
上海有的是在助戰，這也確是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只是，
我們還要曉得，在十九路軍開戰以後，蔣氏才派遣自己的軍

敵，這裏面還經過了幾個曲折。第一是戰事爆發後，全國的民衆都同情作戰的軍隊而對蔣氏的不抵抗主義無情的攻訐，於是蔣氏爲了收拾人心起見，便不得不派遣自己的軍隊。第二是自戰爭爆發以後，蔣氏的政敵廣東胡漢民陳炯棠便計算藉口蔣氏不援助第十九路軍乘機侵入江浙，自己派遣軍隊望福建借道出發；蔣氏爲了避免廣東藉口參戰而搶奪他自己的地盤，便也不得不派遣自己嫡系的軍隊出發，第三是自開戰以後，全國人民的觀念爲了愛國在民族熱狂之下而改變；蔣系軍隊的自身，受了一種熱潮所鼓蕩，便也不是蔣氏所能統御了，他們都自動的要求去參戰。尤以黃浦軍校的學生這些下級軍官們在南京質問與包圍蔣氏的代理人何應欽，使蔣氏這時就是自己逃避到洛陽也是不得不允許他的軍隊望前線去！

這種全國的人民激於愛國義憤，軍隊都自告奮勇願意作戰，雖是被上級反動的將領和軍閥所牽制，未能完全如願，但是在這裏面使可以看出，上海事件的意義從此便有了轉變。在開戰的時候，固然是孫科這一派人爲了政爭想折倒蔣汪中央的政權纔幫助第十九路軍二百萬元的戰費以促成中日的戰爭，但是一到戰事爆發了，各階級的人民因爲久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積憤，這時便爲愛國而要盡量的發洩。於是，他們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政黨政爭，統治階級間權利地位的政爭，這時也便變成了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間革命的鬥爭！我們預料這種鬥爭若是能夠發展下去，世界革命便算是從此爆發，帝國主義從此便要崩潰。只是我們除了希望全國的人民努力堅持之外，我們還願意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也從此同時爆發！

這種由政爭而變爲被壓迫民族革命的鬥爭，便算是上海事件意義轉變之一。

可是不幸得很，上海的戰爭在三月一號第十九路軍宣佈退却。這樣來，分明是中國方面失敗了，民族革命的鬥爭還沒有形成而受了當頭的打擊，中國民族的前途，便仍舊的慘淡與荆棘！在這一種全國民氣激昂的時候，驟然又受一個這樣的打擊，我們在前線爲爭民族獨立而拚命的勞苦大衆兵士們，和那在後方感情激奮的人民，在痛定思痛對於國家失望的時候，便必然的會回問着這次戰爭失敗的原因，而在這次失敗裏面得着教訓，因而同時更找着他們發洩憤怒的對象。

我們先看他們對於這次失敗的原因是如何的解釋！第十九路軍撤退的宣言上是說，第一是沒有援軍，和援軍不按時達到，便使瀏河失守，我軍後方爲敵人威脅，於是不得不自動的撤退；第二是敵人的軍備充實而我軍的械彈缺乏，我們忠勇的戰士是在敵人飛機大砲的轟炸之下，只是用步槍大刀和敵人肉搏；第三是前線的士兵苦戰經月，從未交睫，而敵人的援軍源源而來，以我疲憊之衆戰他人生力之軍，也便不得不退却！總而言之，前線的士兵們對這次戰敗之原因的觀察，是完全歸罪中央政府蔣介石沒有給他們充分的援助，使他們的械彈和兵力都同時缺乏！在民衆方面又是怎樣呢？因爲自開戰以來我們老是勝利，民衆相信我們的軍隊是戰無不勝，現在在這正同情前線作戰軍士的熱狂中，前線軍士忽然宣告理由而撤退，於是第十九路軍撤退的宣言，便無異於報告民衆這次戰爭中所得的教訓，告訴民衆要想打倒帝國主義

便要首先和賣國的政府宣戰！這樣一來，全國一致對外的目光，這時便因上海第一次的戰敗而轉回國內來；由對外的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一變而進展到國內的階級戰鬥，於是，原先為政爭而爆發的上海事件，這時牠的意義也便算是經過了第二次的轉變。

至於我們對上海的這次軍隊的撤退是作如何的解釋呢？我們對於第十九路軍宣言上所列舉的理由自然都認為是事實，就是民衆的激昂，民衆對統治階級的憤怒，蔣汪的政府便是憤怒的目標，也確是客觀的環境這樣形成着，我們要承認牠是真實。只是，除此以外，我們還有從政治方面的認識，我們還要揭露他們資產階級政黨政爭和向帝國主義屈服的內幕。

我們在前面說了，任何的地方資本主義勢力一到握了中央的政權便會向帝國主義屈服，這是因為我們這半殖民地經濟的特性決定了買辦階級是不肯向他們的主人帝國主義者反抗的原故。事實上也是這樣給我們證明，我們現在大概是還曾記得起來，資產階級是始終的在乞求和平的事實，在上海事件剛是發生的時候，江浙資產階級便惟恐戰爭擴大努力和平會議，請求戰爭的停息。在一月二十一日便有吳鐵城等邀請日方代表在英領事開和平會議的事實，二月二日更有請出英美法意四國公使向日方提出停戰的交涉。在那時候，我們的政府，是只要求停戰，就是任何條件也肯承認。到這戰爭得勝了，全國人民愛國的情緒緊張，這時民族革命的高潮似乎就快要到來，帝國主義者這時因為戰敗了自己也願意妥協，而恰好這時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政府更怕民衆起來，民

族革命的慘劇就要爆發，他們便急於要屈服，於是，二月二十八日晚間顧維鈞等借軍方要人在英艦所商議的停戰條件便成立。（見三月三日大公報）我們現在雖是還不曉得他們秘密的條件是怎樣出賣了民衆的利益，但是我們曉得從此江浙資本主義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投降是第一步成功了，前線戰士們的頭顱便爲了他們反動階級之利益而虛擲！所以，這次的上海軍隊的撤退，據我們的觀察，我們便認為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預先約好了的妥協。我們只要看二月四號報上所載，我們的軍隊是全師而退，三號下午日方也使自動的宣言停戰，對於他們這次的內幕也便可以明白了牠的大半！

我們在前面還說過，這次上海事件的發生和戰爭的所以爆發是資產階級爭奪中央政權的結果。現在是我們爲了「計劃」而「撤退」了，戰爭告一段落，只就我們國內的政爭來說，也便應當有新的變化。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戰爭從此停止，江浙資本主義也使從此解除了日帝國主義飛機大砲的恫嚇，上海的金融從此恢復原狀，蔣汪的中央政府也便從此可以希望鞏固，江浙資本的勢力便仍舊的要支配全國。所以，在這軍隊撤退，便無疑的表示蔣汪已經勝利，而孫科派的計劃完全失敗。却是在這一個政爭勝敗分明的段落中，到底孫科派接着的政爭的方式又是如何呢？三月四日的報上告訴我，孫科等在滬的中委通電中央，對蔣汪的增援不厚，使滬軍撤退，深有所責。這是表示什麼呢？這是資產階級收縮的政爭，因這次我軍的撤退，便出動對外的民族鬥爭變而讓着國內的軍閥混戰，這一個孫科派的通電，便是內戰的先聲罷了！江浙地方資本主義出賣民族利益而向帝國主義者投

降，固然是民衆的敵人，中華民族的公敵；但是廣東地方資本主義，爲了攘奪政權，便不惜犧牲大衆的生命，造成國內的軍閥混戰，加重無產階級工農的壓迫，也是革命的民衆所必須驅逐的；我們只有繼續的對帝國主義行擴大的民族革命戰鬥，對內便實行徹底的階級戰鬥，然後纔是我們的出路呵！

這種由對外的民族鬥爭的失敗，在國內政事上看起來，因爲甲派利用事件的擴大以倒乙派，結果未能如願，甲派便再利用失敗，作政爭的繼續，因而醞釀成內戰，也便算是上海事件之意義，從國內政爭這一方面看起來也有了轉變。

IV 上海事件的解決與政爭之關係：在上面說過了，上海事件的進展，同時牠的意義也便有所轉變；更說到因爲牠的意義有所轉變，便影響到國內的政爭。現在，我們除了認識了理解了牠的發生和進展以外，我們便還要對牠的解決和政爭之關係也有所考測。我們現在分爲兩部：第一是問各派對上海事件之解決是用如何的方式和取如何不同的態度；第二是問在上海事件解決之後，國內各派的狀況如何和其政爭之將來的前路。

第一，從上海事件解決之方式來說，便不外三種；就是不是我們屈服，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屈服，或者是因其他事件發生而上海事件便附帶着得到解決。所謂其他的事件發生，便不外因上海事件引起了國際間的戰爭，因爲帝國主義者從事他們間更兇猛的搏鬥，便轉而把上海事件忘記了，因而得着一個自然的不解決的解決。至於日本屈服，便不外戰爭我們得着勝利，或者是第三者的國家對日本帝國主義者行有

力的壓迫，使他不得不屈服。至於我們的屈服，那便是資產階級的投降，或者是我全國的人民還沒有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覺悟。

我們在前面說過了，因爲經濟發展的不均勻，便把全國分割爲各個的經濟單位，因而便形成政黨的紛歧。有反動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各種派別，也有代表革命勢力的流氓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代表工農兵勞苦大衆的集團。

在這二大勢力裏面，資產階級的各派，自然是只有勾結帝國主義，他們是結果還是只有向帝國主義屈服。他們雖是爲了政爭，有的便始終不抵抗主義，或者有的間或的主張和帝國主義者開戰，但是他們的主張所以不同，只是爲了爭這出賣民族利益的工作由他們這一派包辦罷了！至於流氓無產階級的勢力，他們是只曉得在農村中暴動，他們是不曉得上海事件對於革命的意義，尤其是不能曉得上海事件意義之各種轉變，被壓迫民族之革命的鬥爭只是階級鬥爭的另一方面。所以，因爲他們怕了人民的愛國觀念，他們便反對對日宣戰，結果，也便無異於向帝國主義者屈服。至於工農兵勞苦大衆的集團勢力，他們是事事都曉得趨重實際。他們在政治舞台上過去雖是沒有形以己的政黨，但是他們現在曉得中國的土地是中國勞苦大衆的，爲了保護自己切身的利益，便只有動員全國的勞苦大衆對帝國主義者和取不抵抗主義的反動資產階級宣戰，他們是曉得只有在這種鬥爭的擴大中，才能團聚廣大的革命羣衆，也只有在此種鬥爭中，才能使上海事件的意義轉變，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屈服。

所以，上海事件之解決，在這三大勢力角逐的中國現階段中，我們便可以根據這三大勢力的本質而對解決的方式這一問題行推測

。現在流氓無產階級勢力這一派，因為他們的反抗帝國主義，還要等着帝國主義完成了對中國的侵略和他們自己的勢力已經鞏固了的時候，所以現在因為他們自己還沒有鞏固，他們是間接的，也可以說是消極的向帝國主義屈服，又因他們放棄中國的政治舞台，他們現在不過問上海事件，我們對於他們所採取的方式，也便除了退讓與反對戰爭以外簡直無可敘述。至於資產階級的各派，除了向國際帝國主義分贓的機關——國聯，或其他的帝國主義乞憐告苦，最後却還是只有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屈服。至於工農兵的勞苦大眾，他們是只有持久的繼續鬥爭，他們是只有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屈服；因為他們就是戰爭失敗了，他們所喪失的也只是統治階級對他們的束縛！他們爲了援助和喚醒帝國主義者國內的階級鬥爭，他們對上海事件的解決，便有一個這樣主張徹底戰爭的堅決態度！

第二，是上海事件解決之後，我們對政爭的忖度。

剛才我們說了，上海事件之解決，除了引起其他更嚴重的戰爭，便是中日兩方有一屈服。現在假設因上海事件引起國際大戰，那麼國內各派又是如何呢？我們曉得，國際之間若是起了帝國主義間的大戰，那便國際的貿易停頓，世界整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要破壞。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在這時間中，因為失却帝國主義的援助，便也被其他的階級所顛覆。這時國內的政治舞臺便爲革命的勢力所佔據。若是國際之間爆發了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戰鬥，在這時間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到了生死的關頭，除了整個的中國被帝國主義者所瓜分割據，中國變成了大戰的場所，此外只就中國的本身，也同

時有一個最殘酷的階級戰鬥，不是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兩大勢力中的一個勝利，那便是他們兩者同時覆滅，而代表工農兵真正生產的無產階級之新的勢力便要代替他們的統治，邁步前進的走到大同的世界！若是上海事件就這樣因我們的江浙資產階級之不抵抗主義而屈服，那自然國際帝國主義間接着便成立一個瓜分中國的妥協。帝國主義除了直接瓜分中國的土地外，還可以採用經濟瓜分的方式，更嚴厲的執行對中國底金融統治。便是我們的資產階級所最醉心的國外的投資，甚至美其名曰對中國的建設幫助。這時，帝國主義者必須扶助我們的中央政府。在我們的現時，是江浙地方資本主義佔據了中樞，在各地地方資本主義勢力中也確是他們這九省聯防的勢力比較雄厚，那自然帝國主義在上海事件解決之後要找工具還只有找他們了！那時我們的蔣主席便憑藉帝國主義的勢力要統一全國，各地革命的反抗的勢力便都要消滅。若是對上海事件的解決我們採取持久的擴大的戰鬥，結果日本帝國主義者便終須屈服。在那時候中國便有兩個前途，一個是因作戰勝利，民族愛國的觀念一時濃厚起來，整個的政權便會落到凱旋歸來的將士手裏，過去的軍事獨裁，這時便怕更要進展到法西斯蒂的新形式；中國得着相當的獨立，國內的政爭也會暫時停息。還有一個前途是中日作戰互有勝敗，只要我們能夠繼續的作永久的支持，便在這進程中，實際上在帝國主義方面可以使帝國主義的對中國的商業全部停頓，使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加深，帝國主義國內的革命就是爆發，帝國主義爲了恐怕牠國內的革命爆發，於是便與

屈服。在中國方面，便除了買辦階級因國際貿易停頓和帝國主義有同一的命運，此外，民衆方面便因作戰，得到了組織，得到了軍械，革命的各種勢力也從此得到擴大。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勢力減退，革命的勢力起來，便是我們對中日事件所以堅決的主張作戰，對上海事件之解決所以主張只有武力的堅持，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撤退我們的軍隊決不撤退。最後，我們希望的便是全國的工農兵無階級起來，我們第一步是要使上海事件中日的戰爭擴大，我們決不要被江浙地方資本主義所出賣。努力的體會上海事件的意義之轉變吧！

慘暗的深夜也便是革命的前夜！

文藝

流浪底悲哀(續)

特

她告訴我自我由故鄉逃走後，她底生活，完全是被壓迫的生活；她告訴我，自我來到此地後，過去接近我們底人，沒有一個不變成兩樣，而對她加以仇視；最後她告訴我，她不願意再離開我，雖然跟我在外面受苦，也甘心情願。說着，她便對我不住地流着熱淚。我知道她是始終熱烈地愛着我底。自從她脫離妓女生活後，她時常流着淚哀求着我不要拋棄了她。我聽了這些話便會受着異常的感動，而緊緊擁抱着她。我雖然相信她對於我底忠實，我雖然同樣熱烈地愛護着她，但我總不能放心她真能同我在外過艱苦漂泊的生活，她除了會唱幾齣齣戲以外，便只會穿吃享樂，她生平未曾讀過一本書，可以說她什麼也不懂。可是她那種無知無識的天真，反

而使我對她增加一種戀愛的力量，因此我也時常給她講故事，引起她讀書的興趣。但，她底天才太壞了。每回我給她教書，她只是癡笑。而結果總是絲毫得不到什麼益處。徒然引起自己底煩燥罷了。我覺得這樣一個不懂世事底女人，真能在外面過漂泊的生活，是十分困難的事，然而她安願意這樣，我也是認爲欣幸。在那晚上，我對她說許多在外必須具備的知識。她聽了，仍然只是癡笑。並且不住地要我叫着她底名字，她只是像一隻小鳥般依戀在我底懷裏，百般溫柔地體貼着我，唉！這值得紀念的一晚呵！

我現在回想起來，會莫明其妙地痛苦。以後便是我同她底一幕分離的悲劇，我們同居着不到十天的光景，她似乎對於我底窮生活開始厭棄了，雖然口頭上沒有什麼表示，而那種打不破的追求享樂方面的心情，是不時流露着的，這樣使我精神上感到說不出的痛苦。雖然她仍是一樣的愛我，但我已經抱着最大的決心促成她回到故鄉去，而同時外面的反動的空氣也一天大緊張一天，我是不能不趕快離開此地到漢口去。這時間，她整大向我哀求着要跟着我一道走，我答應她到漢口找了安定的所在後，再寫信給她接她出來，她看到我底態度的堅決也就不如以前對我底熱烈了，而且不時表示着怨恨的神氣暗暗地哭泣，唉！我有什麼辦法呢？最後我只得送她到長沙M女校一位女友那裏，我勸她靜住些時再回故鄉去。而我自己就在那天下午搭長武車離開長沙了。直到如今，不是有了好幾個月不曾得到她底消息麼？她現在是怎樣呢？過去我們一段甜蜜的愛的糾葛，經過一陣暴風雨的摧殘，就這樣烟消雲散了，我底冰冷底心是不會再對她發生什

麼留戀吧？我相信在目前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愛情是已經帶上黃金的色采，而早已失掉了牠的真實性了。我不願再在這中間追求着愛底人生，我認爲過去同她底關係，只是一場夢，——一場難堪的惡夢！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但，我在這墳墓似的客棧裏，整天是如此地孤獨，整天是如此地苦悶，而這已經死去了的她底印像，又儼然在我底腦海裏活動起來了。

五 我覺得自己在許多羣衆中流血了！

田來了，他底剛直，勇敢，而又富有抵抗力的精神，自然而然克服了我底近於自私自底矛盾的思想。照例，他由武昌中大到我這兒，總不會有一次超過八點鐘，恰好能夠趕上客棧裏的八點三十分的早膳，今晨當然又是照例這樣了。他底身段比我矮，身體也比我弱，然而他底精神反而會比我顯得興奮似地，他的確不愧爲一個勇敢底青年啊！他說話時，能夠使我們得到一種莫明其妙地興趣，他走起路來，可以說我們幾個亡命的伙伴，大家全趕不上他，他說他會經過長期的訓練，他是鄉村裏生長底人，從不曾坐過什麼車，三五十里的路程，他走起來不會感到什麼疲倦，這個他常常向我們誇說，他說他假如在小路上碰着了什麼仇人，也許他打不過他，但他會跑，這樣要想抓住他却不容易，他說他以前在家鄉捉土豪劣紳的時候經驗過幾次，總是如此。我們談話時，很少談到關於女人的問題。

他來以後，便首先對我談到武昌比漢口更恐怖的情形，在中大寄住着的他，朝夕都有被捕的危險。他又說，我們要是這樣散住在武漢，沒有飯吃，倒還可以想法，假如一個個被

軍警捉獲，甚至在當地槍決了，恐怕彼此還不會知道，接着他又說武漢方面相識的同鄉太多，而家鄉又派了好些偵探到這兒，大家在此險惡的情形下，不僅不能作什麼秘密的活動，連行動也不能十分自由，反正是死，我們倒不如乾脆實行暴動一下哩！最後他又說他願意同我分途去找我們幾個流亡底伙伴到客寓來開個有效的會議。倘大家沒有勇氣來暴動，便好設法脫離武漢，以免在此發生意外的危險呢！他一面說着，一面現出十分煩燥的神氣，臉是慘白的，眼珠是紅的，他說完後順便躺在我的牀上，像已經感到疲倦了。我在這時想到我們這幾月來所受的現社會的一切的壓迫，驟然感到內心的慘痛！究竟我們爲什麼要長此受這個罪呢？左右是死，但，我們總得要向這萬惡的社會拚命報復呵！這樣，我很興奮地同情他的議論，結果；決定明日他到武昌去通知劉，孫，葉三個，我到鸚鵡洲去通知甘，王兩個，準在明晚八時以前大家到客寓中集合。這時候，已經是晚十時光景了。他繼續對我談了許多關於革命的空洞的理論，然後又談到我們應該怎樣在漢口暴動的話，他說第一步還是在設法籌錢，有了錢便可以買手鎗，有了鎗，便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動！我們這樣對坐在牀上談話，一直到差不多兩點鐘，才模糊睡。這一夜——這苦惱而又不安的一夜，在夢中，我彷彿看到我們幾個伙伴在什麼地方拋炸彈，流血的壯烈的情形，我覺得自己是在許多羣衆中流血了。

(未完)

* * * * *

讀者來信

編輯諸君大鑒：

……當晚我步略一過，大部分的思想，我是贊同的；同時感到要批評的話，也還不少。

刊中對於將來革命運動，不贊同機會主義者，也不贊同盲動主義者。但是應取如何的態度，却不會宣佈。

關於蘇俄，似乎是採聯絡主義。但是我認定將來的革命，更應得到國際的協助。因為世界已經是兩個壁壘，稍微牽動，便有相互存亡的關係。所以我覺得只採聯絡主義是不夠抵禦敵人的。但是假定要確實聯絡，對於共黨應如何呢？

關於實際的取材，我感到有些不充實。如農民失業調查和工人失業調查，大半都是採自十八年以前的統計；所以使人看了，竟想問現在怎樣了？

以上三點，也許是我有錯誤；但是所以要說話的動機，便是愛諸君，願和諸君有共同努力的緣故。是否有當，請研究。他勿再贅，有話再告。

靈初 二月二十七日

(編者附言) 靈初君的來信，我們已經讀到了。除了對靈初君這種深摯的同情和批評，表示感謝與接受外；我們還願意簡單的答覆幾句：

(一) 中俄問題，我們認為這並不僅僅是採取聯絡主義的恢復邦交，就算完事；而是主張應更進一步的相互携手，共同跨上世界革命之途。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專文討論，準備下期刊出，在那些文字裏面，或許可以給靈初君及其他

許多讀者一個比較滿意的答覆。

(二) 關於我們的主張和態度，這，我們覺得用不着在這種兒說教式的大吹大擂地剖明和答覆，雖則現在有許多人在罵我們是托陳派，第三黨……等等。因為如果讀者諸君能夠將本刊多讀幾期，尤其是本期內對於各黨派對日主張的批判；那末，自然就會明切的認識到。

(三) 本刊過去取材的不大充實，這，我們也是相當的承認；不過現在我們已經由個人編輯改為編審委員會的編輯，願意以最大的努力，去克服過去的缺點，充實今後的材料。並且打算每期集中我們的力量，共同討論某個問題，或許可以收獲到一些較大的效用。如第七期討論上海事件，本期批判目前各黨派對日的主張，下期研究聯俄問題等等。希望讀者諸君能多多地予以援助和批判！

編者 三月六日

下期目錄預告

- 一、政府對俄復交之分析……………瑞夫
- 二、聯俄與國際聯盟……………克靈
- 三、聯俄與中國革命……………自強
- 四、反蘇維埃的蔣進……………池譯
- 五、在抗日運動中對國民黨各派(第三黨在內)之批判……………鐵拳
- 六、流浪底悲哀……………特
- 七、編完以後……………編者